

<<一句顶一万句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句顶一万句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5439765

10位ISBN编号：7535439764

出版时间：2009-3

出版时间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刘震云

页数：36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&lt;&lt;一句顶一万句&gt;&gt;

## 前言

一句胜过千年 本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小说。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。

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，语句洗练，情节简洁，叙事直接，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。

因而本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，都构成言说的艺术，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。

更为重要的是，作家唯有用此语言，才有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：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，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。

人与人之间虽说来往不多，但并不孤独；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，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，由于其社群、地位和利益的不同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，能够说贴心话、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，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。

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；这样平视百姓、体恤灵魂、为苍生而歌的小说自五四以来却是第一部。

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：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“说的上话”的养女，为了寻找，走出延津；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：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，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“说的上话”的朋友，走向延津。

一出一走，延宕百年。

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，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和谐，乃至性欲爱情，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上话，对的话能不能触及心灵、提供温暖、化解冲突、激发情欲有关。

话，一旦成了人与人唯一沟通的东西，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。

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，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，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。

由此，我们忽然发现，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。

这种累，犹如漫漫长夜，磨砺着我们的神经祖祖辈辈。

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，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。

于是喊丧，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。

与戏子手谈，成了县长的私宠。

但这无法改变本书人物的命运。

就像今天，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。

不管你导演了多大的场面，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。

因此，阅读本书是沉重和痛苦的，它使我们在《论语》和《圣经》之间徜徉，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……当然，阅读本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着和顽强。

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藉，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“一句顶一万句”的身影，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。

<<一句顶一万句>>

内容概要
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的故事很简单，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：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“说得上话”的养女，为了寻找，走出延津；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：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，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“说得上话”的朋友，走向延津。一走一来，延宕百年。书中的人物大部分是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，偏偏安排了一个意大利牧师老詹。

## 作者简介

刘震云，男，1958年5月出生，河南新乡延津人。  
1973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  
1978年复员，在家乡当中学教师，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。  
1982年毕业于《农民日报》工作。  
1988年至1991年曾到北京师范大学，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。  
1982年开始创作，1987年后连续发表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塔铺》、《新兵连》、《头人》、《单位》、《官场》、《一地鸡毛》、《官人》、《温故一九四二》等描写城市社会的“单位系列”和干部生活的“官场系列”，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些作品中，他迅速表现出成为大作家的潜在能力，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，将目光集中于历史、权力和民生问题，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，也因此被称为“新写实主义”作家。  
其中《塔铺》获1987-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。

<<一句顶一万句>>

书籍目录

编者荐言 一句胜过千年上部 出延津记下部 回延津记

## &lt;&lt;一句顶一万句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出延津记 一 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。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。老杨除了卖豆腐，入夏还卖凉粉。卖豆腐的老杨，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。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，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。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，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，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。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，但老马说起笑话，又离不开老杨。老杨对人说起朋友，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；老马背后说起朋友，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。但外人并不知其中的底细，大家都以为他俩是好朋友。

杨百顺十一岁那年，镇上铁匠老李给他娘祝寿。老李的铁匠铺叫“带旺铁匠铺”，打制些饭勺、菜刀、斧头、锄头、镰刀、耙齿、铲头、门搭等。铁匠十有八九性子急，老李却是慢性子；一根耙钉，也得打上两个时辰。但慢工出细活，这根耙钉，就打得有棱有角。饭勺、菜刀、斧头、锄头、镰刀、铲头、门搭等，淬火之前，都烙上“带旺”二字。方圆几十里，再不出铁匠。不是比不过老李的手艺，是耽误不起功夫。但慢性子容易心细，心细的人容易记仇。老李是生意人，铺子里天天人来人往，保不齐那句话就得罪了他。但老李不计外人的仇，单记他娘的仇。老李他娘是急性子，老李的慢性子，就是他娘的急性子压的。老李八岁那年，偷吃过一块枣糕，他娘扬起一把铁勺，砸在他脑袋上，一个血窟窿，汩汩往外冒血。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老李从八岁起，就记上了娘的仇。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，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，仍有说有笑，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。也不是记听戏的仇，而是老李长大之后，一个是慢性子，一个是急性子，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。老李他娘是个烂眼圈，老李四十岁那年，他爹死了；四十五岁那年，他娘瞎了。他娘瞎了以后，老李成了“带旺铁匠铺”的掌柜。老李成为掌柜后，倒没对她娘怎么样，吃上穿上，跟没瞎时一样，就是他娘说话，老李不理她。一个打铁的人家，平日吃饭也是淡饭粗茶，他娘瞎着眼喊：“嘴里淡寡得慌，快去弄口牛肉让我嚼嚼。”

老李：“等着吧。”

一等就没了下文。

他娘：“心里闷得慌，快去牵驴，让我去县城听个热闹。”

老李：“等着吧。”

一等又没了下文。

不是故意跟他娘制气，而是为了熬熬她这急性子。日子在他娘手里，已经急了半辈子，该慢下来了。也怕开了这种头，乱越添越多。但他娘七十岁这年，老李却要给他娘做寿。他娘：“快死的人了，寿就别做了，平时对我好点就行了。”

又用拐棍捣着地：“是给我做寿吗？不定憋着啥坏呢。”

老李：“娘，您多想了。”

但老李给他娘做寿，确实不是为了他娘。

## &lt;&lt;一句顶一万句&gt;&gt;

上个月，从安徽来了个铁匠，姓段，在镇上落下脚，也开了个铁匠铺；老段是个胖子，铁匠铺便叫“段胖子铁匠铺”。

如老段性子急，老李不怕；谁知段胖子也是个慢性子，一根耙钉，也打上两个时辰，老李就着了慌，想借给他娘做寿，摆个场面让老段看看。

借人的阵势，让老段明白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。

但众人并不明白祝寿的底细，过去都知道老李对娘不孝顺，现在突然孝顺了，认为他明白过来理儿了，祝寿那天中午，皆随礼去吃酒席。

老杨和老马皆与铁匠老李是朋友，这天也来随礼。

老杨早起卖豆腐走得远，吃酒席迟到了几步；马家庄离镇上近，老马准时到了。

老李觉得卖豆腐的老杨和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，便把老杨的座位，空在了老马身边。

老李以为自己考虑得很周全，没想到老马急了：“别，快把他换到别的地方去。”

老李：“你们俩在一起爱说笑话，显得热闹。”

老马问：“今天喝酒不？”

老李：“一个桌上三瓶，不上散酒。”

老马：“还是呀，不喝酒和他说个笑话行，可他一喝多，就拉着我掏心窝子，他掏完痛快了，我窝心了。”

又说：“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

老李这才知道，他们这朋友并不过心。

或者说，老杨跟老马过心，老马跟老杨不过心。

遂将老杨的座位，调到另一桌牲口牙子老杜身边。

杨百顺前一天被爹打发过来帮老李家挑水，这话被杨百顺听到了。

吃酒第二天，卖豆腐的老杨在家里埋怨老李的酒席吃得不痛快，礼白送了；不痛快不是说酒席不丰盛，而是在酒桌上，跟牲口牙子老杜说不来。

老杜又是个秃子，头上有味，肩上落了一层白皮。

老杨认为自己去得晚，偶然挨着了老杜。

杨百顺便把昨天听到的一席话，告诉了老杨。

卖豆腐的老杨听后，先是兜头扇了杨百顺一巴掌：“老马决不是这意思。”

好话让你说成了坏话！

在杨百顺的哭声中，又抱着头蹲在豆腐房门口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之后半个月没理老马。

在家里，再不提“老马”二字。

但半个月后，又与老马恢复了来往，还与老马说笑话，遇事还找老马商量。

卖东西讲究个吆喝。

但老杨卖豆腐时，却不喜吆喝。

吆喝分粗吆喝和细吆喝。

粗吆喝就是就豆腐说豆腐，“卖豆腐喽——”杨家庄的豆腐来了；

细吆喝就是连说带唱，把自己的豆腐说得天花乱坠：“你说这豆腐，它是不是豆腐？

它是豆腐，可不能当豆腐……哪当啥呢？

直把豆腐说成白玉和玛瑙。

老杨嘴笨，溜不成曲儿，又不甘心粗吆喝；也粗吆喝过，但成了生气：“刚出锅的豆腐，没这个那个啊——”

可老杨会打鼓，鼓槌敲着鼓面，磕着鼓边，能敲打出诸多花样；于是另辟蹊径，

卖豆腐时，干脆不吆喝了，转成打鼓。

打鼓卖豆腐，一下倒显得新鲜。

村中一闻鼓声，便知道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来了。

除了在村里卖豆腐，镇上逢集，也到镇上摆摊。

既卖豆腐，又卖凉粉。

用刮篋将凉粉刮成丝，摆到碗里，搁上葱丝、荆芥和芝麻酱；卖一碗，刮一碗。



## &lt;&lt;一句顶一万句&gt;&gt;

老杨摊子左边，是卖驴肉火烧的孔家庄的老孔；老杨摊子右边，是卖胡辣汤也捎带卖烟丝的冀家庄的老冀。

老杨卖豆腐和凉粉在村里打鼓，在集上也打鼓。

老杨的摊子上，从早到晚，鼓声不断。

一开始大家觉得新鲜，一个月后，左右的老孔和老冀终于听烦了。

老孔：“一会儿‘咚咚咚’，一会儿‘咋咋咋’，老杨，我脑浆都让你敲成凉粉了，做一个小买卖，又不是挂帅出征，用得着这么大动静吗？”

老冀性急，不爱说话，黑着脸上去，一脚将老杨的鼓踹破了。

四十年后，老杨中风了，瘫痪在床，家里的掌柜换成了大儿子杨百业。

别人一中风脑子便不好使，嘴也不听使唤，“呜哩哇啦”说不成句，老杨却身瘫脑不瘫，嘴也不瘫。

不瘫的时候嘴笨，而且容易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，或把两件事说成一件事，瘫了之后头脑倒清楚了，嘴也顺溜了，事碰事理得纹丝不乱。

身子瘫后，整日躺在床上，动一动就有求于人，这时就比不得从前，眼上、嘴上就得吃些亏；进屋一个人，眼里就赶紧迎奉和讨好；接着人问他啥，他就说啥；不瘫时常说假话，瘫了之后句句都掏心窝子。

喝水多了，夜里起床就多，老杨从下午起就不喝水。

四十年过去，老杨过去的朋友要么死了，要么各有其事，老杨瘫了之后，无人来看他。

这年八月十五，当年在集上卖葱的老段，提着两封点心来看老杨。

多日不见故人，老杨拉着老段的手哭了。

见家人进来，又忙用袖子去拭泪。

老段：“当年在集上做买卖的老人儿，从东头到西头，你还数得过来不？”

老杨虽然脑子还好使，但四十年过去，当年一起做事的朋友，一多半已经忘记了。

从东到西，扳着指头查到第五个人，就查不下去了。

但他记得卖驴肉火烧的老孔和卖胡辣汤兼卖烟丝的老冀，便隔过许多人说老孔和老冀：“老孔说话声儿细；老冀是个急性子，当年一脚把我的鼓给踹破了。

我也没输给他，回头一脚，把他的摊子也踢了，胡辣汤流了一地。”

老段：“董家庄劊牲口的老董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除了劊牲口，还给人补锅。

老杨皱着眉想了想，想不起这个既劊牲口又给人补锅的老董。

老段：“那魏家庄的老魏呢？”

集上最西头，卖生姜的那个，爱偷笑，一会儿自己乐了，一会儿自己乐了，也不知他想起个啥。

老杨也想不起这个一边卖姜一边偷笑的老魏。

老段：“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，你总记得吧？”

老杨松了一口气：“他我当然记得，死了两年多了。”

老段笑了：“当年你心里只有老马，凡人不理。

岂不知你拿人家当朋友，人家背后老糟改你。”

老杨赶紧岔话题：“多少年的事了，你倒记得。”

老段：“我不是说这事，是说这理。

不拿你当朋友的，你赶着巴结了一辈子；拿你当朋友的，你倒不往心里去。

当时集上的人都烦你敲鼓，就我一个人喜欢听。

为听这鼓，多买过你多少碗凉粉。

有时想跟你多说一句话，你倒对我带搭不理。”

老杨忙说：“没有哇。”

老段拍拍手：“看看，现在还不拿我当朋友。

我今天来，就是想问你一句话。”

老杨：“啥话？”



<<一句顶一万句>>

”老段：“经心活了一辈子，活出个朋友吗？”

”又说：“过去没想明白，如今躺在床上，想明白了吧？”

”老杨这才明白，四十年后，老段看老杨瘫痪在床，他腿脚还灵便，报仇来了。

老杨啐了老段一口：“老段，当初我没看错你，你不是个东西。”

”老段笑着走了。

老段走后，老杨还在床上骂老段，老杨的大儿子杨百业进来了。

杨百业是杨百顺的大哥，这时也五十多岁。

杨百业小的时候脑子笨，常挨老杨的打；四十多年过去，老杨瘫痪在床，杨百业成了家里的掌柜，老杨举手动脚，就要看杨百业的脸色行事。

杨百业接着老段的话茬问：“老马是个赶大车的，你是个卖豆腐的，你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当年人家不拿你当人，你为啥非巴结他做朋友？”

有啥说法不？”

”……”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洗尽铅华，返璞归真，笔触始终紧贴苦：难的大地和贱如草芥的底层人群，结构单纯而内容丰富，命悬·丝而荡气回肠，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而又一直勇往直前。这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、最大气的小说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 摩罗 这部小说仍然保持着刘震云奔放的想象力和不羁的风格，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和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同时代的普通人的命运，讲述了人生的“出走”和“回归”的大主题，由此试图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间的现代中国的“大历史”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 张颐武 读《一句顶一万句》，常想到《水浒》，千年以来，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，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“国风”，“国风”久不作矣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 李敬泽 这是注重人性的细微神经和生活的内在肌理的文学书写，而语言本身就含带了意味，言况本身就体现了审美。

小说何以是语言的艺术，刘震云的这部作品既是一个个人化的阐释，又是一个典型化的示范。

——著名评论家 白烨 阅读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沉重和痛苦的，它使我们不断地在《论语》和《圣经》之间徜徉，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：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；与人对话的农耕文化却因为人心难测，而使我们陷入真正的“百年孤独”。

——著名出版人 安波舜

<<一句顶一万句>>

编辑推荐

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，中国人的千年孤独，你和我为什么活得这么累？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